

二〇〇九年是孟德爾遜誕生二百周年。縱使孟德爾遜已被公認為永垂不朽之作曲家，然而，他的部份作品相對地還是被受忽略。由於孟德爾遜的作品受巴赫、莫扎特及貝多芬影響深遠，故常被稱為「浪漫之古典主義者」。孟德爾遜雖然多產及多才多藝，卻沒像海頓般奠定某種曲式；他雖為音樂天才，但光芒總不及莫扎特般奪目耀眼；他雖為浪漫派作曲家，但他的作品極具旋律性並趨於簡約，缺乏貝多芬那驚世駭俗的革命性。此外，他並沒有其他作曲家坎坷的命運，如一貧如洗或惡疾纏身等；於三十八年短促的生命裡，正如他的名字「Felix」(Felix 的拉丁文解作「幸運」或「成功」，孟德爾遜大致上是過着快樂幸福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反影在他一貫所創作的輕快、喜悅和精神抖擻的音樂中。然而他的傳記因此欠缺了一份傳奇的色彩。大概基於以上種種理由，使孟德爾遜之音樂成就未獲得應有的認同。

事實上，孟德爾遜的成就是無可比擬的。他年少時的天才足以匹敵莫扎特，且更是後無來者。他於十二至十四歲期間已寫下十二首弦樂交響曲，十五歲完成第一首完整的交響曲。在室內樂的範疇裡，他留下不少經典，其中數首是來自他年少時的創作，今天這場音樂會中的兩首樂曲，正是孟德爾遜早慧的音樂天賦的大好例子。

A 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十三

孟德爾遜在世時出版了六首弦樂四重奏，另外還有一首早於一八二三年寫成，並於他逝世後才被發表。今晚演出的A小調弦樂四重奏，雖然被出版為第二首，其實它是六首成熟弦樂四重奏中最早寫成的，早於一八二七年。當時很少作曲家在寫作弦樂四重奏時能擺脫海頓、莫扎特及貝多芬的影響，但孟德爾遜這首於十八歲完成的作品卻充滿原創性和個人特色，甚至比起他後期的作品更為鮮明。這首四重奏最大的特色，是融合了他自己於數月前寫成的一首名為「問題」之藝術歌曲的音樂原素。聽眾可於樂曲開首以及結束的兩段柔板中聽出這歌曲的素材，這重複出現的主題賦予了樂曲整體性，並首尾呼應，令聽眾對樂曲的印象更難忘。舒伯特也曾「循環再造」自己所作的藝術歌曲，於他的「鱒魚」五重奏及「死亡與少女」弦樂四重奏中變化為主題與變奏曲樂章；孟德爾遜的「再造」手法則不同，他把外借的材料完全滲入於樂曲之中，使它成為樂曲中原始的一員。

第一樂章之主部份 活潑的快板 富於戲劇性，充滿精力及變化多端的旋律。第二樂章 不緩慢的柔板 是多變的，以一首歌曲的形式開始，中段是交織複雜的賦格曲，當樂曲變得強烈至頂點後，一段小提琴獨奏引領音樂回到樂章開首時的旋律。第三



樂章名為問奏曲，以第一小提琴拉奏類似遊吟詩人創作風格的民謡，其他聲部以撥指形式模仿結他或魯特琴作伴奏。最後，小提琴以歌劇中宣敘調的形式展開最終樂章，此樂章充滿動感與魄力；當樂章接近尾聲，孟德爾遜巧妙地以一段小提琴幻想曲似的獨奏，帶出第二樂章的賦格曲主題，然後最終以歌曲「問題」的素材把整首樂曲於期盼的氣氛中完結。

降E大調弦樂八重奏，作品二十

在這首弦樂四重奏寫成前兩年，當孟德爾遜還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他已創作出一首不朽的鉅著 - 降E大調弦樂八重奏。此曲於一八三二年以作品編號二十出版，並且確立了孟德爾遜作為一位成熟作曲家的身份。這八重奏是題獻給艾德華度·力茲，作為他的生日禮物。艾德華度·力茲是孟德爾遜的小提琴老師，更是孟德爾遜家族中的一名摯友。孟德爾遜於十三歲時寫成的D小調小提琴與弦樂協奏曲，亦是題獻給這位亦師亦友。孟德爾遜曾於寫給家人與出版商的信件中，透露他對此八重奏的偏愛，並非常渴望此曲能公諸於世。孟德爾遜的確憑此曲開創了一片新天地，在他以前，相信只有施波爾(1784-1859) (施波爾是雙弦樂四重奏之發明者) 曾寫作相類之樂曲，而施波爾的發明更可能為孟德爾遜提供了創作這八重奏的靈感。然而，孟德爾遜之新作足以證明他已超越了這位前輩。舒曼雖誤以為孟德爾遜於十五歲時已寫成此八重奏，但舒曼對孟德爾遜的激賞足以證明一切，他說：「從來沒有任何一位大師前輩能於這等幼小年紀創作出如此完美無瑕的作品。」

孟德爾遜起初把第一樂章的速度定為活潑的甚快板，後來他要求抄譜員把第一樂章的音符時值減半，如二分音符改為四分音符、四分音符改為八分音符等，而速度標記又改作火熱的中快板。整樂章充滿熱情，且能突出被題獻者 - 艾德華度·力茲的輝煌技巧。以三和弦構成的主題精神抖擻和勇敢果斷，伴奏部份亦蘊藏充沛的推動力。此樂章已幾乎超越室內樂的模式，反而帶有交響樂的氣勢與深度。事實上，孟德爾遜堅持每份分譜皆印上以下指引：「此八重奏的每聲部均需依照交響曲的風格演奏，一切強弱標記必須清楚地和準確地執行，且應比其他同類作品更強調。」第二樂章行板具有歌唱性，且有明顯的渴望意識。它是6/8拍子並具有西西里舞曲風格。結構上雖然沒有別出心裁，但所用的半音風格及偏遠調性卻是大膽的。調號雖是C小調，最終卻以F小調的屬音C大調和弦作結，令樂章有曲終人未散的格調。孟德爾遜最鍾愛的卻是第三樂章之諧謠曲，他更曾把它改編並用以取代他自己所作的第一交響曲中小步舞曲。整個諧謠曲樂章需以非常輕聲地斷奏，孟德爾遜形容此樂章：「人們感到與在空中掠過的精靈世界如此接近，幾乎要抓住帶柄跟著這群歡樂的精靈飛去。最後，第一小提琴的高音輕如羽毛地向上飛騰，然後一切都煙消雲散。」以往作曲家都慣常以對位手法寫作室內樂的終章，尤其是弦樂四重奏；這八重奏的終章急板，能足以證明孟德爾遜的對位法技巧可媲美大師如巴赫及貝多芬。這樂章正如賦格的原意(fugue原指“追逐、逃奔”)，八件樂器的聲部發狂似的互相追逐，交織錯綜複雜。聽眾們大概除聆聽欣賞外，還得鑽研總譜才能真正領略孟德爾遜此曲的精奧。